# 皇明史概

皇明遜國臣傳目錄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
叅政鄭公
僉事林公
御史鄭公
觧元劉公
斷事方公
侍講推公
少卿廖公
都督廖公
春坊大學士林公

孝莊先生王公

第二卷

僉事湯公　三長史附盧震龍公　石公
伴讀余公
文學杜公
侍郎徐公
尚書張公　附毛公
侍郎毛公
侍中黄公
刑部尚書暴公
御史大夫練公
御史大夫景公

員外郎王公

八御史

王公　王公　高公　連公　茾公　董公

林公　謝公　丁公　牛公

主事巨公　樊公　徐公　劉公

經歷宋公

蘇州知府姚公

知府陳公

附黃公　楊公

理問徐公

縣丞衛公

知府孫公　徐公
知府王公
同知石公
知縣顏公　唐公　黄公　鄭公　張公　向公
知州蔡公
吏目鄭公
縣丞劉公
典史周公
教諭王公　陳公
第四卷

編修程公

修撰王公

編修陳公　劉公

修撰王公

博士黃公

紀善周公

紀善程公

侍讀唐公

給事中黃公

給事中陳公　韓公　葉公

拾遺戴公

第五卷

答都指揮等官內都督同知一人并李駙馬

彭公　馬公　宋公　孫公　余公　彭公

楊公　朱公　俞公　瞿公　莊公　楚公

張公　小馬王　宋公　張公　倪公

周公　陳公　盧公　鄧公　李公

叅軍高公

都指揮卜公

指揮王公

奉祀何公

三義士　備公　王公　宋公

駙馬都尉梅公

文學高公

鎮撫楊公

遜野諸公

梁公　郭公　梁公　梁公　宋公　何公

梁公　何公　雪菴和尚　河西傭

川中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樵人　雲門僧　大呆子　何司徒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首

朱國禎輯

魏國徐公

公名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生而白晳秀眉目豐下及長身長八尺五寸顧盻威容如神王數鎮北平宿衛御家衆肅然理左府事月給祿二千石王還自北平道病疽　上詔遣往迎勞王薨又三年戊辰襲爵賜誥稱楊中山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明年賚公與諸公各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

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　皇太孫
年長以嫌名賜今名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支祿五千
石時諸將皆老公以材器特見信用數往陝西山東西
北平河南練兵治餉降將阿魯帖木兒隷燕府有異志
爲人所告獮密劄往諭王詗得實合策捕誅之還領中
府又遣諭　文皇送虜酋至京并出獵勒兵之法二十
九年學正吳啟請重臣甄別國子師生以公同禮部翰
林官詣監試藝分別送吏部銓用　建文皇帝卽位用
肺腑與曹公李景隆領朝班加太子太傅先是公嘗侍
孝康皇帝于潛邸同諸王講讀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原

學書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與駙馬都尉梅殷
往來提督紘論大與時藩國遲盛齊黃方主削奪亦與
密謀數宴見定進止燕王尤以屬尊見疑先　高皇崩
遺詔諸王各臨本國王不從入臨至淮特勅阻歸明年
小祥王入朝行皇道被劾不問尋辭歸世子兩郡王皆
留既猜嫌益甚王稱病請還世子郡王朝議以遺命袞
畢方遣不許于冏請未決召公及其弟增壽議之公堅
執不可且密奏二郡王高煦好勇無賴自恃騎射非惟
不忠抑且叛父它日必爲大患請收之增壽以百口保
無它高煦已竊公善馬逃公遣以鬪欲追之增壽與駙

馬王寧力爲庇黄子澄亦曰留之生疑并世子二郡王高燧遣歸按世子之歸不知在先在後姑云云然無可據也燕謀得行仍數數陰來餌確然不撓　上益信重之北兵既起謀大將當屬公終以王妃相左嘗一出兵又有疑而言者謂顧私親戰不力亟召還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蘄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皖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揺壁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丸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按輝祖將兵不少數見推揚本疏中有一語似可信今因之陳建之說斑斑可喜然國史述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搴旗何以不及一字北

將戰成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御遣兵至丟地歪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傳言遂召何福與平安合軍何以言耿大奔北辞事體都恍惚難據惟此有可據一及之由是諸將連

大敗增壽密爲內應燕兵日迫渡江公與開國公常昇

分道出戰甚力衆皆散不可支燕王入城獨守光廟不

迎既即位廷臣論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開國功

文皇大怒曰此與齊泰輩同罪當誅沈吟久之削爵錮

私第尋下獄五年歿或曰自裁年四十餘十八年　上

念中山王功大且以　后恩召其長子釋伽保見賜名

欽襲盡還誥券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乞守父墓不待命

辭　上恨之復削爵徒鳳陽　仁宗即位欽來朝復爵

尋孝子顯宗嗣增壽爲建文手誅　文皇偉之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子孫世襲魏公雖得襲其恩數視定差減云

弇州外史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毋論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即革命之際小一後志爲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嚋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快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哉雖然亦可觀天道焉

朱史氏曰北兵既起　朝廷舍耿炳文李景隆以魏公爲將其可勝乎炳文老矣景隆驕汰妄人其敗固宜公誠實一節人兵略難言與大英雄爲對難之又難公之將而召還天成之也守貞不移出自性定若公而肯爲景隆所爲貪元舅上公之尊則先與其弟合謀久矣至廖都督以功臣子收正學遺骸不免坐貞孝莊先生之附正學後　罪與都督同又親正學之僭得終牖下是　文皇之待中山反在王學士下亡亦以世子郡王之歸公獨堅尼爵高名高易動人耳目且武陽尼分可憐恚其兄彌甚必欲盡之獄中耶嗟乎藩邸受困用兵三四年卒

苦危迫詞　陵痛哭悵悵何如幾敗得成大洩其憤信乎慾毒之於人甚矣哉

又曰弇州謂中山王有令子是矣然又有孫如欽者更可異焉欽方蒙恩襲爵　文皇此時亦謂易世氣平可以相安矣乃乞守父墓不待命辭歸欽不負父與其父并不負中山性定固然庭訓之漸磨抑可知也當日文皇之怒能洩于方齊諸族然終不能使之少屈而魏公父子悻悻相抗無如之何長公主牽衣大哭應之大是蹢躅雖得天下雖殺數萬人終有大不安大不快處兼以江海使命紛紛漢趙效尤種種建文之不幸甚矣

亦豈　文皇之幸也耶

開國常公

公名昇開平王次子洪武二年王卒于柳河川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王長子茂襲封鄭國公祿三千石四年四月册其女爲　皇太子妃七年十月生長子雄英十年十一月已卯生第二子允炆（生母呂氏太僕卿本之女通稱　皇太子繼妃）十一年十一月常妃薨十五年五月雄英薨追封虞王謚曰懷二十年納哈出之役茂坐罪廢死明年戊辰十月魏公子允恭嘗襲封　上嘆曰二王同功遇春先卒子又坐廢朕實痛焉不可無後同日以昇襲開國公賜

誥曰先王定天下必剖符封功臣使其子孫世祿與國
咸休其立子法論嫡不論賢或無嫡立庶論賢不論長
爾常昇父遇春昔從朕渡江東征西討所向當先開拓
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薄朕急
於報功追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鄭國公
使世其祿初不暇論其賢否爾兄茂不知起家之難悶
思報國之意背忠違禮自取黜免然爾父之功朕實不
忘今特改封爾昇爲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
開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爾其以忠報國以禮律身益
彰乃父之勲毋蹈爾兄之失天必眷佑昌及子孫命往

湖廣練兵上言辰州軍糧事報允明年賜第金銀鈔幣與諸公侯等　皇太孫即位加太子太保親重用事性忠謹盡職北兵渡江同魏公分道出戰不能支　文皇即位安置雲南之臨安洪熙初召入朝賜鈔幣尋遣還久之卒一日于繼祖坐事徙雲南　趙諒鄠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初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北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覺察之　文皇即位諒坐廢死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首終

#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一

少師大學士淵上朱國禎輯

## 文學博士方先生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縣人祖炯二子長克勤次克家一曰克儉克勤爲濟寧府知府見開國臣傳三子先生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于其所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七歲失母林氏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世無尼父安所聽依七十子中如顏閔固未可企及他

游夏輩假令共遊孔氏之門亦當比肩伯仲聞者以爲
狂曹公李文忠見之期以國士歸從宋景濂遊同門多
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
弗如比于歐少師蘇長公先生顧未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闢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絶糧笑
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從景濂入京景濂侍
宴受命作靈芝甘露頌歸家醉臥已忘之先生度未能
與竊代爲之比明未愕曰妳矣先生慰曰無恐某已屬
筆未知有當否宋閱甚喜卽携以入　上覽曰此非學
士筆也宋吐實　上曰良勝汝卽召見試以一論五策

立成　上改容謂吳沉揭樞曰孝孺就與汝對曰十倍於臣　一曰洪武十五年沈樞薦可大用時王入見時景濂謂在十三年所謂還家惜別者當不相蒙因數曰誠異才也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見　東宮宴禮部使人試款所坐几以視之先生必正乃坐　上喜舉動端整而猶嫌其傲謂　東宮曰此非士富老其才輔汝　諭遣還家景濂告歸復來侍庚申辭歸景濂贈詩惜別因敘其素有之善易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為知言其秋景濂徙蜀先生欲往省不獲為文額天願以巳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子山絕

頂縱譚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謂此樂乃蘇子瞻亦復三百年所無也杜門著述不出爲仇家所逮稽逮至京上見其名曰是方生耶釋之令奉祖母葉孥妻子還二十五年以薦召至入對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其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于考文京府（一曰建文己卯題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皇太孫即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盧倫侍經筵備顧問先生守宋學甚固曰治先制作經制在

閤官　進文皇帝虛己以聽德望既隆一時倚重每讀
書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先
生就扆前批答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
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言聽諫行近世所無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先
生獻銘作凝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
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先是　文
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托江南

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圍城之日必不降請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　上頷之兵旣渡淮及江上晝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遜去先生卽持斬衰服晝夜哭爲鎭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係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彼自焚死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二

上大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兩戶傷至耳復繫獄以俟收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　上既怒甚乃使朋友門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與二子中愈中愈先已經死二女溺淮水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一曰八百四十七人）時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死者復千餘人

先生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守濟寧被誣

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景濂葬夔州自漢中走

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矜恤其孤嫠備至每私居念

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譚及輒交淚不能止爾時去景

濂正二十年矣與林右王紳郭濟劉浩葉見泰諸名士

友善切磨道義被薦府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

爲言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

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

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儀又作雜誡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

之治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箴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歿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者同時文學用事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弇州曰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於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其手考實錄進於宣德五年是時　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觀書且賦　觀德詩頒羣臣　實錄重事焉知非經　御覽改定是可以原矣　仁宗嘗諭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與方氏遺

族始有裁選者一手歸魏氏亦得歸鄉故居立祠祀之
後王孫輯遺文為侯城集成化中知寧海郭紳新其祠
堂謝方石鐸與黃文選孔昭蒐集共三十卷拾遺十卷
為文千二百首并緩行常本稱遜志齋集先生所自號
也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
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
忠請表祠先生等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為言
皆不報王萬曆初　恩詔許褒錄建祠於是南少宰李
廷機建表忠祠於朝天宮前祀諸死節者首徐國公與
先生南都察院司務余養蒙建顯祠於聚寶山之木末

亭香火碑題甚盛余亦台人方氏既無焦類惟克家子孝復（初名斯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國公和城海上加賦寧民殺然赴闕奏減請寧夏慶遠衛軍務宗圖以行先生炊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孝脫洪熙逢宥孝復子既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為民孫是方氏之的亂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黄先生遺稿謂嗣現孫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孫軍敕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稿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优人曰業珓者遊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

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謬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籠丁販布於寧欲脫其籍且冀幕邸錄結黜生復羅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猶去黃萌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盜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涸告役奉知府洪都松人又王共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晉江人戊戌進士左布政）周廷光（勒水人辛丑進士光祿寺卿）查明黜華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眞實錄也然斌之後冒襲冒貢而眞方氏幾掃地矣僞

之足以亂眞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疵也

二方公

公名孝聞字希學先生同母兄也少有至性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及父卒居宿於外祖母以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寖成羸疾行步傴僂守禮益確家素貧吉凶之禮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務篤踐履德器完粹才具優長文章理致意遠議論甚偉從學者甚衆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於家

公名孝友字希賢先生庶母董氏出就養時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絶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

方氏二女

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度言受經烏傷山中有視醫生者老矣詢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後王以南部守建昌亦未及爲先生篤學守道不二厥心而死君難

精誠熏浸家庭閨闈間雖小女子臨變赴義覩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時爭光云

宋景濂送門生鄭楷還鄉詩并序

楷義門鄭之孫淵之子淵受業於景濂洪武六年卒年四十八景濂爲志云一子楷亦有文學考楷亦出景濂門下以善書名而它不少槩見未足當北賜其爲方先生無疑後來諱而沒之實固不可掩也王詩有同餐太倉粟共斟典與墳句則見上賜宴食禄無疑況舊志所存與詩之小序適合更可無疑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鄭生楷適從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賓左右與之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

一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遵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灌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嘗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蓄
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嘗驟
奇水碧與金膏價重驟見聞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
鄭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褫携錦繡書面帶蘭蘅敘揖
遜入禮域陳義陵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勘與奧墳潛將
索幽邃窮欲攀蛑峋蹈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梅花似
相憐沿途慰孤鄰準恩來九天憫吾髮如絲特勅還故
山許與烟霞親生開艳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蒼叩大始
漠洋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鋪綱鈎錯之若
夫樂是均律呂按高下宮商爾君臣鬯和免惉懘疊奏

歸絳純桑濮僕揮斥瀉陸竟何存黄鐘歷无年庭燎滅
荒蟒似兹稽古力可敵龕定勲濡毫寫雄顥勢欲稜峨
蚔漏濆湜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彝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臰(同臭)腐塵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
山鬼當瀧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縱紛豈
知萬牛毛難娩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
荒碶中獲此席上珍于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
世士慕裔越七旬妍蚩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
易顛倒甲與礶(渠巾切)寧因一學徒譏彈浪云云大言心
不怍秖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咲摘黄金

花飛泛青瑤尊酒酬雙耳燕劇論如抽繭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宰能濟霸文文繁必貴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覽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寶玉生乃魯璵璠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孳孳務踐行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韠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無走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魏典史詩

公名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末官晉府經歷建

文中遷掌海典史永樂三年陞詹事府錄事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曰箭輿衝雨過侯城（先生所居曰侯城里）撫景令人感慨生黄鳥向人空百囀清猨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一曰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謫海寧典史時方逮捕孝孺族黨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此即志書上所稿改三行者　考抄本列鄉紀國初刑部尚書年表無之刻本則不可知）

謝文肅贊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禺庵（克勤之號）實闡而知禺庵之子是日遜學益擴而宏上泝伊洛如磬在數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貫希聖自視欿然盤銘書紳褋

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
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
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文肅過侯城詩

欲向西風酹一尊乾坤何處着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
千古名留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
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彭惠安臨江祠　原名韶莆田人刑部尚書　原名過江南公名韶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玆壯顏色云
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叩之

至再三欲語還跪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失二句內
臺司風紀遒遺陽九厄失二句　飛簡論曹魏我力事失九字
洪犖聽膠固不知義獻槓順奧逆失一句　奇禍嬰六戚茲
事有始末踐子請桂一　神考登謝世太孫推正嫡母
妃開平家元勳戴帝室婣婭盡雄豪力闘萬人敵隱然
九鼎失六字　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極失八字　見斥居然尼
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輕佻故無匹件讀東
宮失七字　暌類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王侯失二字　何太
急細人昧大體國寡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服果
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失二句　內相方夫子失二句　樞機

貴富勿又有貴門陳自少倜儻英特何矢二餘者亦黨人我

今半遺失當其自期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鬥鏤

甘如蜜仰觀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瞷五嶽重坤維賴

以立父母且不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毖尤竟何

益所貴士明志萬殴奚足邱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作鬭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

我坐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

順天命四海聽堯日爾胡年懸　甘心取族滅不覩解

與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策

何司徒曰孝孺平生懍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貴道

德恥刑法而尊教化處無不發明聖訓數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自待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信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誠救時之良藥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大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狹小前人紛更　高皇帝之制夫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　建文君者宜莫孝孺若也於此操縱可以少紓而刻削大縣坐生蕭墻之禍謀及行間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厭雖有

善者無如之何哉　建文君旣以斬衰晝夜哭臨犯嚴
威刑七日乃以宗族親戚朋友坐誅者千有餘人古今
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　文皇英武宏達求士如
饑渴令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勲當時固將列棨門
勒景鍾又令稍掩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
死者[illegible]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赴水火如袵席其心有所
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　建文君獨
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其
斯人歟其斯人歟
宋史氏曰方先生以聖門之學擅蘇氏之才　高皇帝

養之　建文皇帝用之庶幾可與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即求平世鄉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或嘗以更改制度爲無成或憐以激烈沈宗爲太過噫　太祖之制誠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一時不可失耳乃　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一明日張膽抗言之而縣縣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于溝瀆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俟殺掠稍定然後出日今日明白然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爾爾何況先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之事一有顧瞻便生退

轉劊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温陵云是文止能長養衰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人才是天地能生亂枝蠶縣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年中何長養遂便得此其意蓋指　高皇而又姑隱其詞務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凡追憐先生者文字甚多余先在南中爲方祠義舉碑文一篇謬謂頗得情實并錄於後

當大金川啟鑰　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成王而既遠矣新主舊臣先生不得不死　文皇不得不殺先生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返顧　文皇

常以必殺之心脅以不即殺之勢先生即欲自效快殊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勁愈殺辟如隤山之九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死者忿然桀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怛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

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踖踖蠢蠢敢誹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是修文競武遷都掃虜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渝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二百年來恬熙無事

徐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　文皇帝之功而
先生及諸死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
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
維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爲係期於安天下而止今
文皇帝之功可以謝　太祖即可以謝成王與先生
遺部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現
蹤所之太虛來往任夫自逃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歎
自碑自記而終無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
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實一片地周有明萬世
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手

余官南中所遇余司務同年也出先生小像觀之神骨清勁凛凛有生氣又墨竹一枝高不二尺灑然直上筆蹟如新蓋成化中謝方石先生求遺文得此二幅藏於家方石既殁司務之大王父其壻也乞得還傳至今余既得晨其夕夢中一絕云當年殘骨不堪尋晝得真身直到今竹影似疑標舊主看書無語對沉吟

少卿盧公

公名原質字希魯初名質寧海人毋方氏孝孺之姑也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進士及第第三孝孺以

詩賀之日奉天殿上樹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
巖居士說居士謂景濂也今年文選屬天台授編修庚午父喪
詔賜楮幣驛舟遣歸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密
条謀議　文廟登極坐黨族其家弟原朴等皆死

侍郎胡公兄弟

公名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部字伯尚四川榮縣人初名
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之贈
以詩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　建文初陞翰林檢討
又陞山東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四年九月十一日坐方
黨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

年四十一圖族被擒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外其子五人紹緝繼等皆論戍一日子繼年十四紹年十二緝年七歲俱發習匠又三年繼充軍九年收監候決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弟子義一名志遠薦辟爲咸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僉事聞兄死棄官辟世丹陵蜀獻王深辨之令削髮爲僧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孤從母嫁陳氏一日依外姓陳因其姓久而後復少年豪義不偷負節義嘗曰余在樂世

往往聞孝子友弟即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文章嚴重明巴洪武中與楊太中業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有禱雨文三首隨禱隨止皆應其請建文初孝孺被召詔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于高帝能用其才者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譽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平勃任如蕭何不得聞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答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

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蒙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賚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家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姦剔蠧撫

錫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識者仰其有經濟遠略　建文深嘉之與孝孺日見信重北兵至淮上進兵逼江干　建文遣使四出募兵泰　詔行至廣德人已驚遁聞　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出奔相值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寀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為止於祠山道士以死自誓命治棺書絕命詞藏衲間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曉意者造化神有吩歸九泉嘗念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侫所是眞獨偏高躅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辯着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玄妙觀之栢樹下一曰銀杏樹下時年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遂以其棺歛之葬于城西五里横山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 文皇治姦黨妻金繫獄死二女赴井死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弟冰黙變姓名匿京師商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斬之叔

英居家以孝稱既仕好奬進士類正統中楊文貞移書
廣德守臣訪得其墓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
爲文以祭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
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
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遹致
觴奠神其來歆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
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文貞微時
館漢陽村落中公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
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係
其所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邀致薦爲府學訓導支以文

字相推重後審理之除實由其力費巖張璣者嘗避公
之門正統間貢入太學文貞謝公之後或以璣見待之
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講庆大同文貞以百金與同鄉孟
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拖之痛哭復與
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璣爲涿定二州同知孟範後
爲治中亦文貞所薦公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公人兩賢
之後祠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
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堤百世
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迨餓以死惟義之眎昌黎有
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蕭田周

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懐忠祠祀之太平知縣曽才漢又建忠節祠以祠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黄淡巖山公白號靜學郎以名集

附錄

禱雨文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四月漢陽旱禱雨文三首　初一首云天不施雨禱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係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況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民命生死之攸實決於此爲官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官之耻也

為神血食於是土者親其民失所而不肯救豈非亦神之羞乎若以縣令無實心借以譽之罰之民則何辜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涖事未久終能蘇息此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即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玆濫罰也謹待罪壇墠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則減二食六日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第二首云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於神

神於是日及夕郎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太
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
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郎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
有加益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今田麥有未穫者多雨
則腐不可食未禾之田又水溢秧不可種種者亦浸傷
不可活過則爲災其實如此乞神之大惠止於今日既
告於神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歆惠天色霽朗然後敢
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
當減食如前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第三首云某於
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齋宿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

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
乙丑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爲災復禱於神乞以斂惠
又即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懽喜祈雨而雨
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
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爲及
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
未已欲俟神之斂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
宜未即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
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

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某一人之私哉某非敢誇功於人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是乃所以為報也是乃所以為謝也惟神其鑒之

太守葉公兄弟

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見泰並有文名時稱二葉各有集以傳性亢直雅為方孝孺所知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入史

館與修　高廟實錄建文二年同考會試陞知府未行
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坐實錄書北兵爲逆黨磔籍
其家年六十四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表忠錄作瑞附王高

公名端江西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選大理寺丞康明
執法　建文遜位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
剔鼻而死生平負氣毋以天下事自任獄中詩云綱常
千古事此日錫銘毀著有儒行十二篇像古詩集并百
家輯錄後建大節祠祀之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
官或曰高爲刑部郎中致國史二人死在永樂十一年五月以縱奸惡奴覲書一

參政鄭公

公名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頰美髭髯從父官閩中因從貢尚書泰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試左參政永樂初坐方黨亦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檜廷藁子孫因留居福州之瓜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儀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被江海于焉覽德輝濟濟鏘璆琳天門何嵯峨羣僊日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詠匪遙啄食良自愛終

來巢阿閣鹿以鳴昭代又次韻和孝孺云閣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議臨海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閩何特江海上尊酒話西秦　爲問天台客何牂別草堂千巖空斂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摛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洊負咏甘棠孝孺亦贈之詩謂其叅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信愛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

僉事林公

公名嘉猷初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别人高

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特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較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驥建文初薦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為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知二郡王被寵素驕悍謀傾世子以告孝孺達於 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詔諭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北兵至坐方黨逮入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九月丁亥死之

御史鄭公

公名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
猷皆方氏姻戚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
史論詞藝公數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
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北
兵至坐方黨論死宋濂孫慎又坐鄭黨刑部侍郎張本
一日陳瑛請罪之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
原弗問

解元劉公

公名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
沛縣教諭政性聰膺肆力學問建文巳卯鄉試時國家

多難命題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方孝孺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之有羣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之語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與居首一時稱爲得人平生忠義自許及北兵起感慨不食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朝臥疾未得行數月聞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慮其疾之殆也秘不以告京師旣定政久乃知之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一伸其志以死也因頓足捐煎嘔血死一日誓不仕數投終其身

斷事方公

公名法字伯通桐城人少孤母程氏教之奉訓厲志以儒術顯令南昌胡儼籍入為諸生素有至性事母以孝閒歷梧奇傑英敏過人聞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欲以身任建文己卯方孝孺典應天試士經義五篇謂之簡場中式同舉者二百十四人明年歷政臺寺授四川都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　文皇即位諸藩入賀有表當署名獨投筆而出曰舊君安在此名節所關次矣庶可見方先生尋詔逮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未望江家人曰此安慶境也瞻望再拜慨然曰得望我先人鄉可矣遂沈於江求屍不獲妻鄭收其餘髮爪葬於

巾笥識之鄭守節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爪納
懐中襯而葬七代孫大美大鎮大任俱進士御史大鉉
主事大任今爲大理少卿于孔炤進士職方郎中文學
孝廉甚衆

侍講樓公

公名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
歷官寧仁壽主簿藍田知縣擢御史謫戍雲南　建文
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人翰林侍經筵官侍
讀北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不屈
欲收命璉見方受刑之慘惶懼不敢辭歸而横悶妻子

聞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
及爾輩耳遂逕一夕自經死或云草詔者乃括蒼王景
又云是無錫王達

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
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勑修　高皇實錄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
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副總裁翰林修撰
李貫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

揚社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科立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南北用兵事語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殉義諸臣昇死最先都御史陳瑛奏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都督廖公

公名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庭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

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收
孝孺殺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
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
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
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
指揮同知自首獄死

春坊大學士林公

公名右字公輔臨海人元亂不仕洪武初爲中書舍人
與希直交莫逆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
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北兵起聞

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爲温語相慰勞冀加錄用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耕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剿之死後數十年業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爲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同時有許繼者字士修見時齓有成人之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既心天人窮賾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有得乎心

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易其志自號觀樂生與希直及公輔友善相切磋不怠纔甫壯而病病三年二公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文集五卷希直序其首又撰墓文嘆爲篤志尚德之友且曰使假以年所至當卓越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

孝莊先生王公

公名稌字叔豐忠文公之孫紳之子也受業方先生妻以女方死難稌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死國特宥之

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
孫與童昇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挽事與
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傳行狀以
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
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沒每食必斥兼味孫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十百年不
變居父母喪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
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為鄉賓分獻先聖廟孫疎髯偉
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視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
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

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孫子汝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宋史氏曰自盧公而下十餘人皆方先生親戚朋友赴
水火不辭者皆先生以正學倡起一時意氣精神互相聯
屬同心同謀同嚮同垂不朽真千古未有之慘未有之
烈故傳中斷然以先生居首即以此十餘人次之為一
卷其祠堂香火自經赦後又四十餘年慘淡未光得郭
紳字廷章宜林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寧海知縣方孝孺鄉人也事迹湮爲崇祀未舉請于學集邵祠祀之擢御史按雲南歷襄陽知府歷甘肅行太僕寺卿貴州參議遷布政使太僕寺卿南京刑部右侍郎卒神器宗從貞錄學崇顯居鄉待人不設城府寬厚簡樸有長者風子汝□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陝西兩僉事

州參謀辛發揚始盛謝方石所撿之文集亦稱所刻神亦志士也吾謂先生祠中宜列此十餘人並祀蓋分者各著于鄉合者各從其類爰太常行之吉安一郡凡五人台有八忠祠未備且在未旌表之前今以意起合本郡兼取之外郡儼然俎豆其魂魄相依貞有慷慨聚一堂如生當事者豈無意乎